

第一章 成長歲月

之一：動盪時代

在林敏生童年的記憶裏，日本於台灣的日化教育已經相當具有規模和系統，而經過了征戰初期的殺戮後，日本政府開始用懷柔的人性化政策統治這塊殖民地，因此，林敏生與同輩的其他孩子一樣，和父母親對日本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林敏生就讀於日本小孩較多的幼稚園及小學，卻完全感受不到來自同學或老師的歧視及差別待遇。直到小學四年級老師爲了調查學生分佈狀況，而要求本島同學舉手時，同班同學才知道這位日語說得字正腔圓的林敏生原來不是日本人。

在他的印象中，日本人不但遵守秩序喜好乾淨，而且是非常懂得禮儀的民族。學生們在上課前必須打掃門窗，清潔教室；車掌、司機均身著帽子及白手套等制服，專心肅穆地認真工作，讓

人有專業及安全的感覺。這些記憶與國民政府初來台灣的紛亂情形相較，尤其令他印象深刻。

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最後一段時間，美軍已經開始毫不留情地轟炸這片土地。當時民間的原有生活體系均被破壞無遺，林敏生不例外地，也經歷了那段「疏開」的生活。

疏開的六個月中，林敏生想來居然也是有趣無比。他的姨丈是那時三大營造廠——光智商會的所有人，也是當時營造公會的理事長，他在外雙溪山上蓋了幾間房子，這時正好拿來給親友們避難用，林敏生舉家都遷去了那裏。

這六個月裏他的學校完全停課，年紀幼小的他猶如歸隱山林般，好好地享受了這段田野生活。「天天都在玩」他如此表示，他必須負責砍柴，提水甚至種菜，這場經歷讓他知道了哪些菜好種易收，哪些菜卻正好相反。例如他們幾個孩子種的高麗菜老是開花，和別人種的就是不同；而四季豆最易收成，怎麼種怎麼長，所以他們足足吃了六個月的豆子。

在一九四五年世界亂成一團的大戰中，林敏生和他的兄弟姊妹悠悠然地度著如假期般的「避難」生活，在他的記憶中，疏開似乎不代表對戰爭的恐懼及逃避，而是一生中難得偷閒的美好時光。

之後，台灣光復了。從大人們面色凝重的聚在收音機前，聽日本天皇御音宣布的那一刻開始，每一個家庭中所懸掛的日本天皇像，換成了孫中山的照片。孩子們不太明白「國父」的意義，小孩子是父母生出來的，所以有父母；但是國家怎麼也有一個爸爸，叫做「國父」？

在大陸的國民政府尙未派員抵台的那段時間，台灣呈現了統治權空洞的無政府狀態。人民循著原有的經濟秩序過日子，期待著不一樣的情形出現。

是不一樣了。陳儀的軍隊凌凌亂亂的來了，列道歡迎的民衆紛紛失望地相互傳頌著，這支來自「祖國」的軍隊，不論是軍紀或穿著，和日本軍都不能相比。

課本也不一樣了，ㄉㄉㄇㄇ代替了あいうえお，去過大陸幾天會講北京話的人，腦筋一動就開起補習班來了。林敏生的家人也拿著小板凳去學，整條街都流行著京片子。人們見面不說「喔嗨喲！」而是捲起舌頭嘻鬧著說：

「怎麼啦？」

「病啦！」

「怎麼樣？」

「好一點兒啦！」

林敏生的大姊承父母衣鉢亦任教職，她也只好每晚先惡補一番，第二天即現學現賣地到課堂上教課。

孩子們和大人的感受是不同的，他們不太明白大人們的欣喜。從他們出生以來，說的是日文，唱的是日本國歌，尊敬的是日本天皇，與他們日常相處和諧的也是日本老師、日本同學，一切並沒有什麼不好，尤其在林敏生所唸的日本學校。

雖然他隱約明白父母對日本人的厭惡，例如日本教師的月俸高於台灣教師約五成，而父親於職業上受到殖民地人民的差別待遇時，回家後常會憤恨不平的罵日本人是「臭狗」；但是，對林敏生同輩的所有孩子來說，他們只知道日本時代他們有鞋子穿，但國民政府來了後卻沒有；日軍撤退，台灣光復衝擊著他們原來的生活模式，這是一個嶄新的、一切必須重來的陌生環境。

大人小孩們都在適應，台灣人一直十分能夠調適自己面對環境。
民國卅六年春天，二二八事件發生了。

在林敏生幼小的印象中，初期時是台灣人打外省人；到了三月中旬以後，則是人人都躲在家
中，深怕被政府抓走，這種恐怖的氣氛，持續了大約一個月左右。

之後，表面上漸漸趨於平靜了，雖然骨子裏仍是暗潮洶湧，四處難免透露著一股白色恐怖。
但是，「不乖」的人不是留在國外，就是留在獄中，除此之外的所有人都知道，不要去觸犯政治
上的禁忌，人們在生活上是可以溫飽的。

於是，大部分人都非常識時務地朝「錢途」前進了，台灣的經濟開始從平地起飛。

之二：兒時記趣

談到個性，林敏生自喻為「快樂的化身」，生平所好就是*enjoy everything!*

生性如此的他，不但是少年不識愁滋味而已，即使年已六旬，話起當年的曾經，居然點點滴

滴還都是樂趣，世人喜怒抱屈的往事，在他眼中沈澱的盡是幾許笑意。

甫入建國初中一年級的林敏生，不知何故得了黃疸病。父母心憂他的身體，奔醫燉補為他治療進藥；結果他卻為生病後可以得到不同於其他兄弟姊妹的特別待遇——天天有好吃的肉骨湯而竊自心喜。「生病其實也不錯嘛！」他濾去了病痛的無奈，只想到襲之而來的甜頭，為這場大病下了如此異於常人的評語。

為了這場黃疸病，林敏生沒有參加這個學期的期末考試。於暑假期間應該補考的他，悠悠哉哉地根本沒將此事放在心上，直到家人問起並催他去學校瞧瞧時，才赫然發現明天就是考期，考試科目達五、六科之多。在舉家嘩然之下，沒有人記得當時的林敏生究竟是否慌張及如何準備應考，反正最後的結果是他順利過了關，沒有為他三年的初中生涯多留下一日足跡。

外向善言的林敏生也是家中唯一的小外交官。家中有客人來訪，兄姊弟妹通常是躲在房內玩耍，只有他，坐在客廳看母親招待訪客。他的理由是：聽大人們論長道短十分有趣！母親當然也深知他天生的外交個性，在台灣民間盛行不衰的標會理財年代中，林敏生成了母親支派出去參與標會行為的理想代表。

老實說，林敏生是十分能屈能伸的。

林家二姊笑提當年的「連坐處罰事件」。話說幾個兄弟姊妹因某爭端而被母親集體罰跪，每個人跪在那兒臉上都氣得紅鼓鼓的，腦中盡想著自己的冤枉委屈。母親幾分鐘後來巡察一番，並

表示知錯能改者可以免罰。幾個孩子還在想著自己不服的理由，憋著一肚子氣，既不情願又爲了顧及顏面，沒有人願意先低頭。而每次都是林敏生，第一個表現知錯能改的大無畏精神，跪拜在母親面前大聲認錯，逗得母親忍不住發笑，他也因此總是成了第一個獲釋的小犯人。

很簡單，和母親賭氣長跪是十分划不來的事情，年紀小小的林敏生稍一衡量，很快就看透了這點。

此外，林敏生的經營理財能力也發展得極早，這可以從他「買菜賺錢」一案中找到端倪。

在世局紛擾不安，家中又食指浩繁的情況下，每天要處理的事情何其多，因此每個孩子都受到母親的指示，輪流代理日常家務。幾個較年長的便以一週爲期限，分別擔任幫忙家裏買菜的重責大任。但後來連母親都感到奇怪的是，林敏生擔任買菜官的那一週魚卻特別小，且菜會特別貴。

當然沒過多久大夥就明白了，還是孩子的他既不會向菜販殺價，又希望保有合理的「勞動所得」，姊姊們笑說由他當差的那一週自然是人人「面有菜色」！

在二位姊姊的眼中，林敏生是個活潑調皮的弟弟；而他的長兄林永生，更記得這個弟弟從小就敢說敢做，得理直言的正氣凜然。當大姊受委屈時，他會挺身而出爲她力主公道；當父親於職務時間外，還必須經常被東家小開隨傳隨到的支使時，他可以跑去和對方理論，在那個「頭家最大」的時代中，居然奉送一句「老闆不是做永遠的」給那位小東家。

雖然林敏生的童年記憶中大部分是有趣的，但難免，總也有那麼一次小小的「意外」。

大約是小學三年級，他經常在下課時與同學們玩上一陣相撲，這種大展筋骨的遊戲在當時十分受小孩子歡迎。但重摔互推之下，終於在一次角力中，把一位日本同學給弄斷了腿。這種事件無論在誰的童年中，都是非同小可的重量級大案，林敏生每天至對方家中道歉探視，但自始至終不敢讓父母知此一事。

他的大哥將心比心，十分能「體諒」弟弟的處境及想法，於是應允了林敏生的要求和他共同守密，未將此事透露出去。但好景不長，林敏生的導師瀨戶在事件發生一週後開始起疑，爲何如此大事只見孩子親自處理，卻不見家長出面致意？老師叫來了林敏生的大哥，交給他一封信，要他一定要呈給父親。事件至此，大哥也難以自保了，兩個兄弟自然是遭到一頓嚴厲的處罰，然後由父親親自帶著林敏生到對方家裏賠罪。

而令他訝異的是，對方家長不但未要求賠償，反而還出言勸慰。那位家長認爲孩子玩要難免受傷，今天不是他的孩子，就是別人的孩子躺在病床上。這種對事不對人的明理態度，深深烙印在林敏生幼小的心靈中。

之三：親族家人

林家兄弟姊妹個個能言善道，應對如流，這必須歸溯於他們父母開明的子女養成教育。

在日據時代，台灣人可以就讀的最高學府有二類，分別是國語學校及醫學校。林父林春雨即

畢業於國語學校，也就是現在台灣師範學校的前身，林母林吳金瓦亦從該校的附屬女子中學畢業，兩人均執教鞭，在當時的社會，教師一職不但地位崇高，也代表著收入穩定。

母親二十五、六歲才嫁給父親，在當時算是十分晚婚。她一直生育至四十二歲才停止，在大龍峒教書的她，經常是「帶球走」，又要持家又要工作，的確是非常辛苦。她也是家中的紀律管理者，大父親一歲的母親不但是街頭巷尾知名的美人，掌理起家務更是深具威嚴。林敏生上上下下七兄妹，每個人都必須負責灑掃內外，分擔家庭勞務，完成任務才能出門上課，男女均是，十分平等。

在孩子們眼中，母親是家裏的「西太后」，那父親呢？林家兄妹們都雀躍的表示，父親主管的是小孩的學業，但他更是家裏的「娛樂王」，賺一百花一百一十元，孩子們都喜歡跟著他「享受生活」，那些點點滴滴都是兒提時候的美好回憶。

例如在那個家家沒有洗澡間，必須到公共澡堂花錢洗澡的年代中，追求新潮的父親捨得買個下頭可以燒火洗澡的木桶回家裝用，在鄰人衆目睽睽之下行使「啓用典禮」時，年齡才四歲多的林家大哥還因爲新奇不慎，摸了冒煙的煙管而燙傷了手。父親只好手忙腳亂地趕忙帶他去找醫生。

在童年記憶中，看電影是一個有趣且高級的享受，尤其是中場休息時可以吃父親在戲院中買來的零食和汽水。林家是有電影必看的，日據時代看日片，國民政府時看國片，民國四十年左右開放日本電影時，林家子女更是片片不放過，第一部的「歸國」、第二部的「流星」到第四部的

「青色山脈」，從演員、劇情到主題曲，他們至今都如數家珍般可以朗朗上口。

受日本教育甚深的林家，在娛樂方面的接受度是廣泛而沒有國界的。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的京劇，林父照樣帶著小孩去看，因此不論是顧正秋、張翼平、儲少鵬、李桐春、張正芬、胡少安、劉玉麟或周金福，「霸王別姬」、「四郎探母」、「鎖麟囊」或「薛平貴」，林敏生至今仍是記憶猶新，津津樂道。

他的父母在那個戰火瀰漫的時代裏，給子女的竟是如此安詳愉快的童年，在林家子女的腦中幾乎不太有什麼戰爭氣息的記憶，「白天、晚上都高高興興的度過」林敏生這麼說，他十分感謝雙親給了他一個美好的童年生活。

而父親雖然懂得過日子，但也絕對不忘子女的教育。林敏生能進入大多數為日本小孩就讀的「大正幼稚園」，及一班約四十個學生中，僅有四、五名台灣孩童的「壽小學校」（現西門國小）就是明證。

當時台灣兒童要就讀日本人居多的學校並不容易，一般台灣人唸的是「公學校」。父親為使子女能順利進入大正幼稚園及壽小就讀，總會在事前預演口試題目及臨場反應，一遍遍不厭其煩地和子女模擬。而通過考試之後，父親更會親自帶著子女去見老師，禮貌有加地懇請老師多多教導。

然而身為知識分子的父母，並未強加要求子女在學業成績上的分數表現。他們在學校的選擇

上十分用心，盡力將子女送入具有較完善體制的學校內就讀；但之後的學業表現則由子女自己發揮，他們絕不要求課業上的名次，林家小孩依然必須對家務負責，依然可以看電影、聽京劇地娛樂，依然能夠細讀家中閣樓上的藏書，這對父母的教育方式是自由而開放的，他們子女一生的獲得，尤其在個性上的養成，許多是肇因於這種無憂卻多元性教化的童年。

林家共有四兄弟三姊妹等七個孩子，由於出生時代的差異，他們接受了完全不同的兩種教育，雖然彼此感情甚篤，但在區分上卻成了「兩大派系」。林敏生排行第四，上有一兄二姊，他們四人因為自小受的是日語教育，是以自然成了「日語派」，平常相處多以日文溝通；而自林敏生以下的二弟一妹，受的是日本人離台後的本土教育，所以其母語為台語，成了家中子女的另一「台語派」。林敏生笑稱此係反應當時政局變化的「文化斷層」。

在一般子女衆多的家庭，往往難免各行其事，人人自求多福。但林家兄妹自小即在母親的調教下，大的必須負責照應小的生活，從每天早晨得走四、五十分鐘的路去上課，到輪流煮飯、買菜的家事處理，七個孩子天天吵吵鬧鬧地，感情卻是好得很。

林敏生自己也表示，兄妹間和諧的相處，是他情感上的一大資產。大家爲了他的立傳而齊聚一堂時，彼此喧囂笑鬧當年的種種趣事，有些是連當事人自己也記不得的，卻被一旁旁觀的手足印在心中，另還有人可以佐證，在否認、承認、驚訝的過程中，是一張張紅潤開心的臉龐。

林敏生的大姊對他說：「日語大家都說得好，只有你把它給變成了現金，所以你得請請大

家！」於是林敏生招待兄妹七人及其另一半，共十四人暢遊日本已三次，每一次支出均在百萬元台幣以上，一行人老來還能相偕出遊，倍感珍惜。林敏生表示：「那是大家感情好，不然有些人你出錢請他玩他還不願意呢！憑什麼人家要給你請？我大姊就向我表示，你可是只能出錢，不能出嘴喔！」事業有成仍不忘家裏老小，他是個不會計較長短的好兄弟。

林敏生護長顧幼，既講原則又重細節，一肚子「法律脾氣」表現無遺。

他的妹妹姻緣來得晚，對相親又十分排斥，一直到卅歲都過了好幾，才終於找到了自己欣賞的對象。對方是台大農工的留美學人，已在美國定居，曾有一次離婚紀錄。

林家父母並不反對，女兒終於找到了歸宿，他們明著不說，心裏頭卻相當高興。

對方的哥哥是位醫生，大嫂陪著他來提親，林家妹子就躲在房裏傾聽外邊的進展狀況。

這位醫生嫂的架勢十足，林敏生把一切看在眼裏，直到最後對方也不詢問一下，擅自訂下了結親的日子時，林敏生板著臉終於開口了。

「您到我家提親，依我看，我父母將是您未來的丈人、丈母娘，您說話的態度，是否該更禮貌點？第二，要說英文就是英文，要日文就日文，不要雜在一起，誰聽得懂？第三，據我所知，您曾經離過婚，您當初離婚的條件如何？是否會影響我妹妹未來的生活？離婚條件應該拿來看！」一番話說得對方臉色鐵青，而林家父母及妹子更是一身冷汗。

三天後，對方的哥哥嫂嫂提著大包小包，一起到已獨立在外居住的林敏生家中拜訪，進門就

是深深一揖。林敏生與他們談論半晌後，便相偕一同至好友美國律師歐登堡處，將未來妹婿的前婚關係及離婚條件釐清，並討論妹妹婚後的權利。

當這位準妹婿將戒指在衆親友睽睽注目下，戴上林家妹子的手指上時，林敏生眼中閃著淚光，心中充滿了喜悅。

林敏生的妹妹對這位兄長是生氣一時，感激一世，因為他為她所做的一切，確實在實質面上顧慮到了她未來的婚後生活。

在他母親逝世後二年，林敏生特地向事務所請了兩個禮拜的假，一個人專程帶著他父親到日本旅遊。

一路上，他竭盡所能地讓父親感到舒適，將他老人家侍候得十分周到仔細。日本幕府時代地方諸侯叫做「大名」，生活極盡奢侈之能事，林父喻自己此趟日本遊歷猶如「大名之旅」。他們二人到東京日本皇宮前的豪華餐廳用餐，到京都最古典高雅的飯店中住宿。在旅館中，一日，外頭雨聲滴滴，林敏生和父親坐在房中閒聊，這二個小時中錄音機一直開著，自然的對話全收集在錄音帶中。父喪後，每當想念他老人家時，林敏生就會將錄音帶放來聽。這些，已成了他最珍貴的傳家之寶。

父親是在一九八〇年春節過世，林敏生很慶幸自己可以在他生前的最後幾年中，讓他過過他一向喜歡的「大方」生活。父親是那種支出超過收入，坐計程車掏張整鈔就要司機不必找的人，

要他過負債的那種苦日子確實是委屈了他；林敏生在他去世前每月給他一萬五千元的零用金，他知道父親愛花，就讓他花得痛快；雖然兄弟們會開玩笑地對他說：「嘿！你打壞行情喔？」

那是中國農曆大年初一，前一晚父親還和舉家團圓過除夕，打麻將打到過了十二點才各自返家。一早，姪子就來通報林敏生父親過世的消息。這真令他難以相信，就在幾個小時前，父親還爲了手中滿貫的牌子緊張得滿臉通紅，氣都差點喘不上來時，那可愛的模樣還讓林敏生忍不住上前親了他一下呢！

京都飯店所錄的錄音帶中，林敏生向父親娓娓道來事業拆夥後，如何清償所有債務以及後來的盈餘日增，最後有這麼一段對話。

林父說：「你也著實厲害，可以轉敗爲勝！」

林敏生這麼回答：「也是靠您的幫忙，沒有那些債務，就少了一大堆磨練。」

林父笑著：「在諷刺我嗎？」

林敏生深深一揖：「不，肺腑之言！」

之四：書中尋樂

林敏生家中藏書之豐，在日據時代是十分罕見的。這源於其父母均身爲教員，書香之家的名稱不逕而走，一些童年的孩子朋友都十分羨慕他們在知識上的富有，林敏生也自豪的表示：「我

們家是很有文化氣息的！」

在他們家的「半樓仔」（閣樓）中，存放著一堆堆日文書籍，有長中篇小說、《講談俱樂部》、《幼年俱樂部》、《少年俱樂部》、《婦人之友》、《國王》等雜誌。林敏生本人並不認為自己特別愛看書，但在他的童年生活裏，卻將這些雜誌、書籍都囫圇吞棗的唸到肚子裏去，也不管它們的內容是否適合孩子閱讀。「所以我很小就知道孩子是怎麼出生了！」這是他從《婦人之友》雜誌內得到的知識。

這個家人眼中活潑外向的孩子，其實是宜動宜靜的。他大量閱讀各種不同種類的刊物，為的是滿足自己成長階段中的好奇心。在「壽小學校」一至四年級的日文教育，為他奠下了厚實的日文基礎，而廣泛的課外閱讀，更令他的日文程度遠遠超越同年齡孩童。「日文字典中很少找到我不認識的字！」他敢如此自豪的對同學們誇耀。

台灣光復後，他開始學習ㄩㄤㄇㄧㄥ，那時他才小學五年級，一種全新的語系及截然不同的學習環境，確實令他苦不堪言。

一個愛看書的人是不能一日不閱讀的。林敏生還不熟悉ㄩㄤㄇㄧㄥ，自然是使用日文與知識接觸。在光復後四、五年的文化斷層期中，他最常做的事就是跑到租書店去看舊日本小說，常常一站就是幾個小時不走，看得老闆經常到他身邊巡迴探視，是個只看不租的標準「惡客」。中學時期他養成了騎腳踏車到赤峰街日本《內外時報》報社門口，閱覽張貼報紙的習慣。他表示：「有

幾張就唸幾張，高高興興地把四頁報紙從頭讀到尾。」每每閱畢新聞，他就可以感到那股通曉國際事件的欣悅，尤其是體壇新聞的發展報導、社會新聞及黃色笑話，更是他一直以來的最愛。

《內外時報》及父親所購的整套日本長篇小說，是他在那個政局青黃不接，資訊供給貧乏時代中，在精神上最大的慰藉。

在姊姊們的記憶裏，林敏生的嗜書是幼早即現的。無論有無考試，他總是喜歡翻翻讀讀，這是他一生一世的興趣之一，至今家中書庫藏書仍是五花八門收藏豐富，舉凡政治、企管、經濟、法律等類別的雜誌與書本琳瑯滿目，中英日文均有。

《三國志》、《水滸傳》等中國古典章回小說，林敏生是在初中升高中時看日文版的。當時他就要參加升學考試，因為害怕父親責難，乾脆躲到蚊帳裏偷看，等到把吉川英治的《宮本武藏》、《太閤記》（豐臣秀吉）都唸完後，近視眼開始伴他終身。

初入大學，他拿到台大學生的圖書館借書證時，心中充滿著難以言喻的欣喜。過去他去小說店借書得付鈔票，捨不得花錢時又必須挨老闆的白眼，現在好了，一證在手，偌大的圖書館藏書盡是他的天下，這怎不令他「欣喜若狂」呢？

於是，大一的一年當中，他瘋狂地到文學院圖書館借日文小說來讀。過去他在坊間書店或家中藏書所未曾看過的西洋文學名著，都是在這段時期裏吞進去的。「進台大如入寶山，千萬別空手而回」，初入杜鵑城校園的莘莘學子一定會四處看到社團用如此的標語張貼海報。林敏生很快

就找到了自己的寶藏，而且他毫不停留，努力地挖掘著他渴望的知識。

一直到大一下學期快結束時，同班同學爲了寫報告而邀他共同前往尋找資料，林敏生這才知道一般法政叢書收集的法學院圖書館座落何處。

林敏生日文基礎的厚實，除了他喜歡用日文思考、談話以外，也紮根於他對文學書籍的熱愛。

之五：求學歷程

因爲興趣太廣泛了，老實說，林敏生完全不是典型的用功學生。他總是考期在即才開始K書，而令其他兄弟姊妹奇怪的是，無論高空低空，他總是安然飛過。

從幼稚園到小學四年級，他在父母親的安排下，進入了主要爲日本人設立的「大正幼稚園」及「壽小學校」。那時一般台灣人根本沒有讓孩子上幼稚園的觀念，而小學則大多就讀以台灣人爲主的「公學校」。

林敏生從出生以來，就在日語的環境中學習、成長。他的國家就是日本國，他的領袖就是日本天皇，對於這些，從來沒有人教他懷疑過。

日本對台灣殖民地的第二代皇民化政策，可以說是十分成功。

然後，局勢變化了，大人們低聲議論紛紛。

美軍的戰鬥機開始轟炸台灣，人們經過了幾次實地操練，早知道警報聲響時該往何處逃。四

處出現了斷垣殘壁及受傷掛彩的人們。學校停了課，空氣中佈滿了煙硝味。

然後，光復了。

孩子們又回到了學校，那是一九四五年的九月，林敏生小學五年級。從今以後的國語是一種有四種聲調的北京話，說的時候得捲著舌頭。

學校裏師生一時之間沒有人可以適應。他們暫時先以台灣話上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為了學此，林敏生跑到外公那兒，以日、台兩種語言硬補了一番；而以日文上數學課的林敏生，現在的「雞兔同籠」在當時叫「鵝龜算」，就是那時學來的。

日本人全撤走了，林敏生原來的老師、同學也走了。現在他四周的同學叫日本人「四腳仔」，林敏生這種來自日本學校的台灣人叫「三腳仔」。他們大多用台語交談，林敏生的家庭在光復前完全以日語生活，他只偶爾聽到母親與阿姨們交談時用台語。原本使用日語流利又習慣的他，五年級的這一年過得很難受。

他並不喜歡這個新環境，還好他通過了跳級考試，以五年級小學生的年齡，直接進入了建國中學初中部就讀。這場競試在他所就讀的太平國小只有二名學生通過測驗，其中一名就是他。

林敏生心中難掩「小小的得意」，他說。但更令他興奮的是，父親給他買了輛腳踏車當交通工具，雖然那時的車子都沒有內胎，整個車輪都是橡皮圈，騎在路上震動得十分厲害，根本就沒有避震系統可言，但他還是得意的騎著愛車到處跑。

當時的建中是由日本時期的第一、三、四中級學校合組而成，因為其與二中均爭第一的名號，相持不下，妥協結果一個叫建國，另一叫成功。而女子中學方面，一、二、四高女合組為一女中，三高女則成為二女中。

初中生活，他過得比小學五年級自在。這裏的學生素質好，日文溝通容易，他又愉快地過了這段歲月。三年後，當初建中招考進來的八名跳級生，只有他一人順利畢業。

他記得在初三時，正是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來台後，從大陸來了很多轉學生，北京話漸漸開始風行了。在這之前實在沒人會說普通話。林敏生發現，這批學生通常不太愛運動。

考高中時，他自恃自己是建中初中部出身，考上高中部應該沒有問題，於是幾乎沒有準備就上場應試。結果考題中問及中國文學家和部分中國地理，林敏生想都沒想過，當然是不會作答。

考完後，父親問他：「考得如何？」他誠實地搖頭回答說：「不好！」居然遭到父親一巴掌打落下來。

放榜時，他完全沒興緻去看榜，大哥邀他同去，兩人騎著腳踏車前往，在榜單前看到人頭鑽動。林敏生閃到一旁，還是大哥擠進去幫他看，瞧他再度出現時臉上興奮的神色，任誰都猜得出結果：「嘿！你上了！」

林敏生當然高興不已，只是覺得自己真是白白地挨了那一巴掌。

他被分在成績較差的E班，但是這個班上學生的運動神經都很好，這在他簡直如魚得水。學

校的所有運動比賽他都瞭若指掌。

那時建中有一名姓楊的「名師」，高一教三角，高二教化學，教學嚴厲，很會當人，捉作弊尤其抓得凶，學生們私下稱其「楊三角」。林敏生高二化學的期中考考得不好，期末再拚也只達到了可以補考的成績，當時全班有八人需要補考，他心想他這一次真的完蛋了，沒過準會被父親狠狠修理一頓。結果一考完，楊三角立刻趕來改考卷，打掃教師休息室的同學眼尖，成績還沒公佈前就通報了林敏生：「八個人，只有一個過喲！就是你。」

一直到高三，他才好好地收心準備大學考試。他的大哥永生由建中考入台大農經系，二姊雪貞從一女中進入中興大學，大姊雪枝則從日據時代的一高女畢業後即任教小學，林敏生在這種家庭風氣影響下，表現不能太差，而家人則希望他能考上醫科。

成績公布了，林敏生僅成了備取者，台大醫學系如此熱門，備取眼看是無望了。二姊半開玩笑地建議他：「你喜歡講話又好打抱不平，唸法律系最好！」

他就這樣一脚踏進了這個殿堂，成了台大法律系的新生。姊夫送他一套日本「岩波」出版社在戰前出版的法律大辭典，共有四大冊。這套書成了他形成法學概念的重要工具。

大一時的民法總則由梅仲協教授擔任，這位名教授的聲音宏亮，但林敏生卻無法了解他所說的內容。大學四年中唯一的一次補考，就是這科。

這四年中，他印象深刻的老師分別是薩孟武的政治學、韓忠謨的刑法、彭明敏的國際公法、

王伯琦的債編總論以及陳樸生的刑事訴訟法。他現在仍記得彭明敏舉止瀟灑，而陳樸生所教的刑事訴訟猶如在教數學一般，體系十分清楚。

在大二時，他選修了英文法學名著選讀，那是由翟楚教授所教，採用美國哈佛大學校長所著的課本。第一天上課時有十七、八人，到了學期末只剩下三人。林敏生一年下來一堂課都沒翹，他覺得興趣盎然，雖然那份教材很難，他唸得一知半解。

這件事對他來說意義重大，相對於其他科系，法律系接觸外語的機會十分少，很多人自入系後即不再碰外文，林敏生有此法學英文的基礎，對未來的事業有相當大的幫助。

大四的學生規定須有二萬字的論文，或四萬字的譯文才能畢業，林敏生請韓忠謨教授擔任其指導老師。當時韓教授正從美國回來，帶回一份其參加聯合國會議中，秘書處所提供的少年犯罪預防報告，共一百多頁，由林敏生與陳耀奇共同合作，各翻五十餘頁。

林敏生這才發現，看得懂英文是一回事，但要他以中文翻譯出來又是另一回事。日文是他熟悉的，但中文卻是中學以後才接觸的，在那個時候，他還不能夠使用得十分流暢。

他試翻了一頁英文，結果卻寫了好幾頁中文。他請大哥幫忙看看，大哥一邊看一邊搖頭：「不太看得懂，」大哥說。林敏生心知不妙，這是一場英文與中文的競試，無論那一種語言，對他都是新的挑戰。他一有問題便往韓教授家跑，令他訝異的是，不論任何時間，韓教授都一定在家看書，他真是位不折不扣的典型學者，他心裏想。

人的通常反應，尤其在形成意念時，必以母語爲媒介，解釋讓自己明白後，有需要的話，再譯成其他語文。林敏生的母語是日文，他當然是藉由日文讓自己了解各種法學名詞及概念後，再翻成當時的國語——中文。那個時候，中文的法學參考書並不多，通常只有老師上課用的講義，同學們都將之裝訂成冊用來應付考試。林敏生的求學過程是先看中文講義，再去翻那套日文的法律大辭典，他很喜歡從這兩種不同的語文中比較法學解釋上的差異。

他對刑法很有興趣，尤其是主觀論與客觀論對同一法條的兩面論戰，令他十分入迷。爲了這個，他還到當時衡陽路的三省堂去買了牧野英一、小野清一郎的刑法總論回來研究，在當學生時，他比較傾向於支持他認爲較「羅曼蒂克」的主觀論。直到當了幾年律師後，他才發現管理及實際的重要性，而漸漸轉而支持客觀論。

從大一漫不經心地沈迷於西洋文學之後，大二、大三時期，林敏生完全浸淫在研究法學的快樂中。到現在他還保有當年所唸的各種書籍，例如鳩山秀夫的誠信原則、上野正吉的法醫學等等。

到了大四的下學期中，他發現寫論文的同學們抄寫大多已完工，只有他逐字翻譯，還剩下好大一疊原文。算算中文，他已譯了五萬多字，早已超過了畢業譯文應有的四萬字，看看大部分的同學們都已著手準備高考，他心頭也不得不著急，於是向韓教授提出停止翻譯的請求。

韓教授不准。

他認爲高考隨時可考，但這件譯文卻必須有始有終的完成它。林敏生年少氣盛，他臉色鐵青

的向老師抗議。

韓教授答應教他，要林敏生一週去訪他三次，他口述，林敏生筆記。韓教授的中文何其好，這一整年下來拜他之賜，林敏生的中文有了長足的進步。當然，在林敏生與韓教授之間，除了師生恩情外，又多了一份別人不可取代的友誼。

終於，在謝師宴前一週的五月底，林敏生受韓教授之助，完成了十二萬字的譯文。他覺得好輕鬆，帶著一顆愉快的心情去謝師，為他法律系大學四年的生活畫上了完美的句點。

之六：球迷人生

林敏生和他的大哥各有所好，而其所好程度均近「癡迷」，大哥林永生愛看電影，一年可以看到上百場之譜；他不光看而已，自己還仿效當時報端的影評專欄，寫了一本影評集，每部電影還有星級標準呢！

而林敏生則是個運動迷，他對於體能方面的競技，總是傾全力去關注，還對自己在這方面瞭若指掌的熟悉而感到相當得意！

當他唸建中初中部時，台灣其實並沒有多少全國性的運動比賽，因為戰後的民間生活尚未達到富裕水平，政府更無暇關照民間娛樂，因此較為簡便的球類運動便被推出來應應景，而人民也十分滿足的迷戀捧場。

林敏生先是愛看籃球賽，日本時代叫籠球，在戰前台北三中相當厲害，但光復後他發現，籃球外省人打得好，棒球則是台灣人的天下。那時台灣的籃球隊有鐵路隊、青年隊、七虎隊、大鵬隊，之後有克難隊，再成爲國家隊；鐵路隊曾稱霸一時，七虎隊屬陸軍，大鵬隊歸空軍，海光隊當然在海軍旗下；七虎隊有選手王毅軍、霍建平、王士選、賈志軍、廖滌航，大鵬隊則有游健行、朱聲漪等，他個個隨手捻來如數家珍。

迷籃球的他，自己也打籃球，在暑假期間他可以和同學們相約早上五點鐘起床，跑到附近的福星國小打上兩個小時的籃球後，再一起去中央市場買個大西瓜解渴。

那時建中的各項運動在全省均赫赫有名，籃球隊得到全省冠軍，號稱黑衫隊的橄欖球隊也所向披靡，連續卅八年稱冠，足球隊還得到成人組比賽的亞軍，林敏生爲建中的一員，深深地引以爲傲。

當年全省籃球聯賽在台北新公園，現在博物館右邊的水池那一塊地上舉行。地上沒有舗水泥，只是泥土地，運球時灰塵就跟著上，觀衆要在一片灰濛濛中看清楚球員的動作，得有相當的功力，林敏生照樣看得樂不可支。

籃球比賽後來移到鄭州街的鐵路球場進行，再來是現在國軍文藝中心的憲兵球場，最後憲兵球場不敷使用，而在今北一女中附近蓋三軍球場時，他還經常跑去看施工進度呢！

林敏生高二補考化學時，是帶著書到球場邊，一邊看球賽一邊記化學方程式的，他固然擔心

補考不過會挨揍，但他更關心球賽的過程和輸贏。

他不僅鍾愛籃球，對棒球也是如癡如狂。

那幾年每年省運都有南北棒球對抗賽，他經常將腳踏車騎到場邊，站在腳踏車上看球賽。人擠人難免跌倒，但是跌下來再站上去就是，沒有什麼人可以阻撓他看球賽的堅強意志。有時身上帶著零錢，他還會向小販買兩支冰棒來吃，對他來說這是無上的享受。

他是北友隊的忠實球迷，台北代表隊決賽時它對抗另一組石碳隊，結果，北友隊以一比二的成績，一分之差敗給石碳隊。林敏生還記得自己當年的失望與傷心，他連飯都吃不下去！

一九五二年他高中畢業，八月一日必須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糟糕的是，奧運卻於七月底在芬蘭的赫爾辛基舉行，林敏生當然不能放過。赫爾辛基與我們日夜顛倒，林敏生晚上就等在真空管收音機旁偷聽芬蘭的狀況，雖然透過日本短波傳送過來並不十分清楚，而他背著父母又不能將音量放大，七月天躲在被中，全身發汗，聽得煞是辛苦，但他毫不在乎。

那一年如果台大考題內容是關於奧運狀況的話，林敏生一定可以考上第一志願醫科。他對於哪位選手代表何國，參加什麼項目得到第幾名，有沒有破世界紀錄等等，倒背如流。

大一時，他參加台大法律系籃球隊，但那只是好玩的性質。大二時，菲律賓田徑隊遠征來台，在師大運動場舉行比賽，菲國贏了就播放菲律賓國歌，我們贏了則播中華民國國歌。林敏生連著三、四天去看比賽，有時請假，有時翹課，騎上腳踏車就去。幾天下來後，比賽項目高達二、三

十項，他聽了太多遍國歌，居然連菲律賓國歌都會唱了。後來參加APA A大會時，還在菲律賓律師面前試唱了一段呢！

在台大法律系畢業的謝師宴上，林敏生和彭明敏教授暢談了一個多小時，內容是他們兩人所共同喜愛的棒球訊息。

在當預官的受訓期間，林敏生發現一位台大醫科，大他三歲的同儕郭世一，他論起體壇新聞來頭頭是道，二人一拍即合，但林敏生不得不承認對方比他癡迷十倍以上。原來，這傢伙曾擔任《中華日報》體壇專欄的評論者，林敏生對他甘拜下風，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一操練完畢，兩人就在一起共同討論那時正在墨爾本舉行的一九五六年奧運。

在林敏生擔任幫辦律師的生涯中，儘管業務繁忙，他仍是不改球迷脾氣。那時日本職棒每晚六點會在台灣收音機的頻道播出，林敏生最關心巨人隊的動向。但有些當事人不但白天委託他辦案，下班後的休息時間還來問他到底看了多少卷宗，想要與他討論有無勝訴的可能性。林敏生最氣人家擾他聽職棒，一次他生氣了，乾脆回對方一句：「我又不是法官，怎麼知道結果？」後來那人走了，母親才唸他：「你是律師，客人來了要親切……。」

一九五八年，楊傳廣拿下了亞運十項運動的冠軍，林敏生非常關心他能不能贏得一九六〇年羅馬奧運的冠軍。一聽說他從來沒買過的《時代雜誌》(Time) 將以楊傳廣當封面人物，便跑到三省堂去買一本來看個過癮。從這裏，他發現了另一個了解國際體育新聞的管道，也不管自己的

英文程度到底如何，竟是如此專注地成爲它的忠實讀者。他從雜誌中知道了拳王阿里的運動生涯，阿里原叫Cassius Clay，信回教後才改名阿里，他如何在羅馬奧運奪魁後轉入職業拳賽，及其如何預言將在第幾回合時擊敗對方，他賽前所編的詩如何迷人，林敏生生活在離阿里數千里外的小島上完全瞭若指掌，至今還如數家珍。

林敏生專注於體壇新聞動態的精神，的確令人吃驚。但在他不斷擴充這方面知識的同時，有二方面影響也正在慢慢滋長著；其一是他在語言方面的能力，無論是日，英或中文；另一則是這些體壇知識，正爲他的業務作儲備，將爲他開啓往後的國際大門！

之七：軍旅生活

一九五六年十月，林敏生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

在這之前的八月，他參加了司法官的考試；九月，應試於公務員就業考試，十月入伍前，這兩場考試的結果均尚未揭曉，他帶著一顆等待的心，坐上了隱隱震動的火車，南下到台中車隆埔入伍，接受爲期三個月的操練。

那是一段嚴格的體能訓練期，他每天都被折磨得又累又慘才能回營休息。
十一月，放榜了。

林敏生高中公務員行政官，名列前茅。但是司法官卻名落孫山。他非常失望，一個人躺在軍

營內的草地上仰望天空浮動的白雲，他覺得很對不起父母。

不知過了多久，等他從草皮上站起來時，他的心已經像當時他頭上那片蔚藍的天空一般開朗了。

林敏生不喜歡積鬱心中，他還有的是機會。

結訓後，林敏生被分發到尚在籌備期間的軍法學校，進行四個月的分科教育，他由二等兵晉升爲下士。當時的軍法學校校長由海軍少將吳智擔任。

這是一段軍法課程教授的時期，林敏生必須學習軍事刑法、軍事審判法等有關軍中紀律的法學課程。相較於前一階段，體能操練被唸書取代，對於他這麼一個讀書人來說，確實輕鬆多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林敏生完成了分科教育，現在他是一名少尉了。他與台大法律系同班同學黃金富一起，被分發到隸屬於常備八十一師的預備第五司擔任檢察官。常備師事多，通常比較忙碌；而林敏生所待的這個預備師，負責的是訓練預備軍人，因此，只有在教育訓練召集時才有兵，平常只是偶爾辦辦士兵逃亡、殺人或強姦等軍事案件，工作算得上輕鬆。黃金富應屆畢業即考上司法官，兩人在這裏一起服役，他經常暗中幫忙林敏生，自己多處理些案件，讓林敏生好好唸書以準備考試。後來黃金富的大妹玉蓮與林敏生的大哥成親，這兩位同學也成了姻親。

當時林敏生的師長是傅伊仁少將，軍法組長是劉夢熊少校。傅師長爲人有趣，他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認識了林敏生，兩人相談甚歡，他總是稱其小軍法，有事沒事就叫林敏生去他那兒吹牛

聊天。師長常說：「嘿！這個小軍法好聰明。」營裏頭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小軍法和大師長是好朋友。

其實，林敏生和大夥都處得很好。他出生於平順的環境，對人不容易產生懷疑，而外交本是他從小的特長，加上他那時毫無政治上的意識型態，在這裏他是人人皆朋友，處處得人緣。

林敏生的北京話是在軍中學的，尤其是當時湖南人當兵的特別多，他身旁盡是那些滿口方言，一碗飯就配上一碗辣椒的湖南人。

他這才發現同是湖南人，也不一定可以用他聽不懂的方言彼此溝通的。他記得一次軍法案件中的被告是湖南人，該案審判長則是常備師組長，也是湖南人，但北京話不十分標準。審判長以湖南國語詢問被告，被告則面帶莫名其妙的表情答之，幾分鐘以後，審判長居然發火了，同是湖南人，他卻聽不懂被告的陳述。林敏生見狀不對，偷偷跟審判長暗示：「要聽懂你的北京話都很難喲！」於是，二個湖南人分別以北京話說給小軍法聽，再由他翻譯給對方。

這件案子終於結案了，那時案子不多，尤其是與常備師共同辦案，辦完後總是得大打牙祭一番，反正常備師比較有錢，養雞又養鵝的，這下有了名目，可派上用場了。林敏生喜歡和常備師的人辦案，可以養養嘴也是因素之一。

當時的軍官與士兵月俸不多，有些人跟著國民黨離鄉背井來台，卻在軍中事端特別多。林敏生任職少尉，每月有新台幣一百六十元，再加上法官補助俸二百四十元，他月可實拿四百元。而

少校級軍人才月領三百多元，有些在鄉下娶了台灣老婆，平時沒事就得回去幫忙以維持家計，看他們年齡不小卻得扛著一袋袋重米，林敏生對他們十分憐憫。另有些外省阿兵哥不能適應台灣的生活，思鄉想家又無法聯絡，再一受氣便如火山爆發，那個時代常有士兵用卡賓槍橫掃同僚再自殺的案例。林敏生和同事們均彼此告誡，少刺激這些外省來的戰士爲妥，以免莫名其妙成了槍下魂。

六月，林敏生開始爲律師考試全力衝刺。

他把每一科該看的書各擺一列，書量最多的民法第一個被淘汰，他想想，民法以前基礎打得厚，現在就算不看，再怎麼考也只和其他人差個二十多分，書多時間少，他必須選擇最經濟的方式。歷史、地理太浩瀚無邊，一個中國那麼大，論歷史的時間和論地理的空間，對他這個從小就沒有熟悉這些東西的人來說，現在臨時要讀也太晚了。國文考作文一篇，也不知道該如何準備，所以列入不需準備那一邊。商事法一科包括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及保險法四種，唸起來既多又雜，分數分配很少，也呈半放棄狀態。他用消去法濾去了不想唸、不必唸、不符經濟效益唸的科目後，開始全心置力於刑法、憲法、破產法、強制執行法、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這幾科，他認爲把握住了這些，才是他致勝的關鍵。

八月天，考試前一週，他向上級請了一週的考試假北上。他聽到他們一邊准假一邊開玩笑地罵著：「他媽的，這個林敏生一天到晚請假！」

軍人的優待票只能坐慢車，從嘉義回台北的路上，慢吞吞的列車讓他坐了十幾個小時。在車上，他一口氣把蔡章麟所著的民事訴訟法複習完畢，他突然感到，這次他一定考得上，二個月的專心準備已經是他的極限。

考試共分四天舉行，前三天各考三科，最後一天考一科。約有二百多人應考，林敏生在考前絕不與同學猜題或聊天，他努力背書直到考試鈴聲響。考憲法前他正在背著第八條「人身自由之保障」的條文，在考卷一發下來就赫然見到這個題目，他立即提筆洋洋灑灑地揮毫下去。

林敏生其實一直很擔心國文作文會出那些中國古書中節錄下來的語句，如果連題目都看不懂，再怎麼發揮也是枉然。還好，運氣不錯，那一年考的是稍微白話的題目，他還記得他拿筆寫下的第一句話是：「今日之世，亂世也……」。最後一天考史地，他在前一晚向正在師大附中唸書的弟弟紀彥借了地理課本，囫圇吞棗地背到凌晨兩點才睡去。地理題目中有「論中國地形及氣候特色」這麼一題，這正好在前一晚都背到過，他振筆疾書，將秦嶺如何畫分南北雨界、溫度、雨量、氣候形成各如何等一一列下。

他的史地高達七十五分。二百人應試，上榜二、三十人，錄取率在十六%左右。五十五分及格，林敏生的成績是五十八分。

這一役打得漂亮，他終於站穩了事業的第一步。

接下來的五個月，他開始為日後的工作先作準備，中文是他必須加強的，他將國語日報所出

版的二、三十本古今文選從頭細讀，一本約七、八十頁，這段時期他成了標準的中國古文迷，沈醉在唐詩與宋詞優美的意境中。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他終於結束了十八個月既練身體又充知識的軍旅生活。毫無疑問，他一點時間也沒有浪費，這是段碩果纍纍的歲月。

他搭上平快列車返回台北。雖然回程的慢車可以有免費的優惠，但歸心似箭的兵士們都搭上了平快車，想早早趕回家中和親人相聚。回程沿途，林敏生看見一張張熟悉的老面孔出現在火車上，他們都是分散在台灣各鄉鎮當兵的老同學，和林敏生一樣，服役期滿正趕搭上回家的列車。

高考及格的林敏生綻開了一臉笑容，和他們一個個熱絡地打著招呼。